

艺术和人生的彼此映照

——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印象

□王雪瑛

“61岁的他每天干到凌晨，出色完成了音乐舞蹈史诗《复兴之路》的宣传任务，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。我深深感受到了，他对文艺的一颗单纯、热烈的赤子之心。”画家冯远说。“他认真面对文艺的大千世界，留心观察，冷静思考，负责任地批评，用文字由衷记述观感，用心灵来面对生命，面对世界，面对时代。”艺术家濮存昕说。“我们看到了他对戏曲事业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。我们有这样一位敢说话、说真话的朋友，是我们戏曲界的幸运。”艺术家尚长荣说。“他以特有的奋进态度，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困境里的坚韧与挣扎。他抓过创作，写过评论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功德。”评论家陈思和如是说。不同专业领域的艺术家、评论家用动情的语言描述和赞誉的“他”，就是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先生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春潮涌动，拍打着历史堤岸，以《上海文学》为主阵地集合了一批风云初起的青年评论家，毛时安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成员。从新时期、新世纪到新时代，他与时代同行，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同行，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壮阔历程。他从以文学评论为主，兼及美术、影视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领域的艺术评论，不断拓展艺术评论的门类，展开了50年不断探索精进的文艺评论长旅。毛时安是一位有魅力的文艺评论家，他的文艺评论有着持久的生命力，延续了50个春秋，还在旺盛地生长。

2023年12月16日，上海入冬以来气温骤降的一天，严寒袭人，上海文联文艺会堂内却温暖如春。“呼唤真诚——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暨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”在此举行。大家的发言犹如文艺评论的春潮涌动。这与他在多个艺术门类中展开文艺评论分不开，与他50年来文艺评论的生命力分不开。

关于他跨门类的文艺评论，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、评论家说了很多。我认识他已有很多年，从青年年少到人生中年，在日益丰富的记忆长卷中，显现出他鲜明的特点：睿智与本色。

他常常出现在剧场、研讨会以及创作一线，和编剧、导演、主创一起讨论剧目，他才华横溢的一面，大家知道得很多。而他又是一个本色的人、真性情的人，和他讲话，可以有话直说，他不会高高在上地用套话来敷衍，而是坦诚相见。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，真诚都是可贵的品质。

为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，他潜心分析文艺现象与文艺创作得失，发表了《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》和姐妹篇《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》，两篇文章说理论道，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，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，有观点有立场，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、第四届中国戏剧奖·理论评论奖，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。发表于2004年的《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》，现在看来依然

是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，彰显着文艺评论家的问题意识、反思精神与审美理想，可见他的睿智与坚守。他始终是深入当代文艺发展现场的有责任感的文艺评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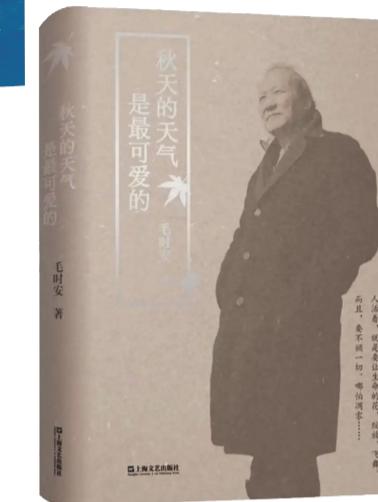
从2019年到2023年底，他推出了很多著作：2019年出版的《攀登者》收集了他关于上海文化发展的评论，涉及不同艺术门类获得重要奖项的作品。同年出版的《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》收录了他的舞台艺术评论，分为作品论、作家论、演员论与艺术论四大部分。2021年出版的《结伴而行》收录了他深情叙写人物的散文。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他与他们结伴而行，内心交汇的光芒，一路引导着他的前路。2023年出版的《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》《听潮——新海派美术评论》是他献给上海的恋歌，也是献给艺术的恋歌。在五年时间里，他已经出版了这么多著作，可见他文艺评论、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之旺盛。这也是他一直活跃在文艺现场的证明。他是上海文化的在场者，也是走向全国文艺评论的大家。

二

在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研讨会之前，我与他做过很长的对话，其中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“回望50年的文艺评论实践，您坚守不变的是什么？与与时俱进融合创新的是什么？”毛老师回答：“我要求自己，以虔诚对待写作，以坦诚对待内心，以热诚对待生活，以真诚对待世界。我呼唤真诚！50年不变的是我基本的文化立场，艺术的精神性和审美性，对过度市场化、产业化的冷静与清醒；变化的是评论对象、评论话语，自己不断学习接受消化新的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，也包括对古代文论的当代活用，让自己保持与时代同步，运用清新的评论话语，一语天然万古新。”

说到熟悉和陌生，我和毛时安老师挺熟悉的，来参加他的研讨会的各位与他都很熟悉，这是他展开跨艺术门类文艺评论的魅力。他以文会友，以艺交友，结交了很多朋友。有的了解他人生中的某段经历，有的了解他从事文艺评论的某个门类。大家汇聚一堂，又见识了他很多“陌生”的层面。我与他做对话的时候，询问他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，高质量地完成重要的文艺评论，而且还是不同门类的文艺评论，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！他的回答，让我内心震撼，印象深刻。

毛老师告诉我，他的许多评论是在紧张的出差途中完成的。比如写《“微光”的力量》时，他乘坐的高铁穿越祁连山脉，导演的微信、电话时断时续。他住在瑞金医院时，还完成了为好友陈家冷写的画评。他还提到：“2012年10月30日，我接受心脏手术，上手术台前两小时，把刚写完的手稿电传到上海国际艺术节宣传部办公室。等手术创口稍微愈合，我休息片刻后，就校对电传回来的打印稿，发还他们。”



毛时安部分著作



三

如果说他以持续50年不断精进的跨界又专业的文艺评论，成为走向全国的文艺评论家，是比较理性的概括，那么我对他的全国影响力，还有一个感性的真切体验：2011年11月，我有幸与他一起代表上海文艺评论家去北京参加第九次全国文代会。到了文代会的会场，我就全面地感受到他的强大气场。来自全国的艺术家，特别是北京的艺术家们，毛老师几乎都认识，有不少还是交心的老友。在会议分组讨论环节，气氛热烈，大家都踊跃发言。毛老师说：“我们上海来的青年评论家，她也要发言。”这是他对我的热心鼓励，也是他在会场上的热切互动。第二天，我还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了有关会议分组讨论的报道。

“雪后的深夜，从高处向远处看，连片的屋脊在脚下，像轻轻的涟漪，无声无息地扩展到天边，可以听见城市在睡梦中婴儿般的呼吸，甜蜜、均匀，在黑色的静谧中闪烁着几点昏黄的灯光，吐露着夜的温馨。”他散文中的这段话，让我怦然心动，一个评论家有着与一座城市心心相印的生命情怀，我感受到他对上海的深爱，他对艺术的挚爱。

他是一个在自己的人生中体验作品艺术魅力的评论家，把自己真实的人生经验运用到分析艺术作品中，同时又以他的艺术理想来指导自己人生实践的人。他的艺术和人生彼此映照，葆有艺术之树常青的生命状态，让我感受到“评论的生气与高格”，这是他为我的文学评论集所写序言的标题，也是他展开文艺评论的践行。

毛老师说，他喜欢像徐中玉先生那样，保持一个读书人、写作人的本色，工作、学习，努力活出生命的意义。这段话我很喜欢，也是对我的一种教诲。这是我作为一个他的小朋友，一个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妹，对他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年的诚挚祝福与祝贺！

鹤坡

□乔忠延

这村子过去一次，就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旗帜。

鹤坡，就是这个村子的名字。

初次听到这个村名，我理解的是脖子。我们汾河西岸这一方水土的乡亲，都把脖子叫作“合脖”。那一年我站在该村隆起的山头，仍然这么认为，甚而觉得这村名叫得好，形象逼真地描绘出其地理风貌。是呀，村前的小路蜿蜒下行，村后的山头层层高耸，重叠于巍巍吕梁山。我站立的小山塬将高耸与平川缀合在一起，与头部连接胸腹的脖子非常相似。我同路边一位割草的大爷拉话，得意地夸说这村子好，位置高朗，视野辽阔，背后还有靠山。“合脖”这个村名也好，形象得天衣无缝。

哪知我这份得意，瞬间便消失了。老人家一张嘴，我的得意变成了无知。他让我明白了村名不是“合脖”，而是鹤坡。

随着老人家的指点，满坡的松树进入我的眼中，树上的每一个枝条都是白鹤栖息的家园。白昼鹤群活跃在山前十里开外的汾河滩上，啄水草，逮鱼虾，追逐戏耍。晚霞映红山坡，绿树披上彩纱，白鹤抖擞双翅，飞回葱茏的树冠。兴奋的鹤群没有急着休眠，此起彼伏的欢叫声，为山乡村晚合奏出恬逸的乐曲。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”，这是何等美妙典雅的景象呀！鹤，在中华儿女心目中是高雅、吉祥的化身，栖息处堪称和谐幸福的乐园。山乡父老深谙此道。别看有人手持猎枪捕禽打兽，却从未将枪口对准树上的白鹤。白鹤一代一代在这里生息繁衍，山村一辈一辈在这里安居乐业，鹤坡的美名就这么悠久传扬。

可惜，有天夜里鹤坡的恬逸祥和被打破了。日本兵来了，在与鹤坡近在咫尺的山下古城镇修起了炮楼。炮楼顶上

挂起了膏药旗，旗下有日本兵持枪站岗，瞭望到暮色中的鹤坡。在乡亲们眼里，成群的白鹤与晚霞共翩跹、同飞翔，像是会动的风景画。然而，日本兵对美景视而不见，嘴角却流下三尺垂涎。那个夜晚，山村的千年祥和破碎了，日本兵鬼祟祟摸上了山头。酣睡的乡亲被枪声惊醒了，出门看到满天惊叫的白鹤。等大家醒悟时，偷袭白鹤的鬼子已经满载而归了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鹤坡的乡亲们全都攥紧了拳头。隔日夜里，炮楼上的日本兵又来了，带着唇齿间的余香再来猎取美味。未近山坡，猎枪响了，接着便是“打死害祸”的呐喊声。日本兵还在发愣，庄稼汉手中的铁锹、钢锹都成了给他们送弹的利器。

消息不长腿，不生翅，却比腿脚跑得快，比翅膀飞得远。鹤坡村打击日本兵的喜讯很快传遍了吕梁山间，十里八乡的庄稼人都在为他们叫好。叫好过后却又无不担忧，敌人要是上山报复该咋办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鹤坡的乡亲们做好了迎敌的准备。猎枪搁在手边，子弹已经上膛，钢锹放在门口。还有，正月里闹红火的大鼓摆到了村口，这鼓能擂出惊天动地般的轰鸣。轰鸣声就是拼死杀敌的冲锋号、助威鼓。万事俱备，只等敌人自投罗网。

日本兵来了，村口的大鼓擂响了，乡亲们居高临下，呐喊着就要冲锋。可就在此时，山腰的日本兵忽然抱头鼠窜，狼狈逃命。乡亲们奇怪，不战而胜，难道是天降神兵？点亮火把近前看清了，神兵竟是前不久新军招募的农家子弟，人称“娃娃兵”。得知日寇要来，“娃兵”不声不响，悄悄埋伏。敌人进入包围圈，他们突然跃起，枪弹齐发，打得敌

人措手不及，血肉横飞。时间留下的刻痕是1938年5月。“娃娃兵”一战成名后，没有离开鹤坡村，而是驻扎操练，与乡亲们共同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祥和。不久他们有了番号：新军213旅。213旅神出鬼没，声东击西，先后袭击日军200多次，击毙敌寇1200余人。两年后，他们跨过汾河挺进太岳军区，编入八路军。这是后话。当时在吕梁山辗转宣教抗战的李公朴先生，闻知他们的英勇事迹，便东渡黄河，向这些守土卫国的农家子弟表示祝贺。见到这些生龙活虎的“娃娃兵”，李公朴先生热血沸腾，挥毫走笔，为他们写下了旅歌：“血战两年敌胆寒，抗战已走上新阶段。213旅英勇豪迈，誓为民族坚决抗战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谁愿忍气受人凌辱？我们都是民族的优秀儿女，谁愿甘心任人横摧残？英勇团结，刻苦坚强。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，站在抗日的最前线，战！战！战！还我锦绣河山。”

嘹亮的歌声震撼山巅，震撼平川。在歌声中，山下古城镇的炮楼被端掉了；在歌声中，炊烟袅袅，男耕女织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在歌声中，群鹤展翅飞翔，朝出暮归，起舞和鸣着欢乐的旋律。

鹤坡，一面飘扬着抗日风骨的精神旗帜。

此村在何处？山西省乡宁县。乡宁，山乡安宁的乐园。

鹤坡的乡亲们生活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村，他们爱家乡，爱在血脉里，爱在骨子里。抗日战争年代，为了保卫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棵树木、每一只白鹤，他们不畏生死，浴血奋战。如今，他们一脉相承先辈不惧牺牲的英雄精神，奋力建设美丽山乡，擘画着大好河山的锦绣画卷。

一盘香椿炒鸡蛋打败了糖醋排骨和清蒸鲈鱼，四岁小外孙吃得美滋滋，不停地翘起大拇指点赞。香椿色泽略暗淡，被黄灿灿的鸡蛋衬托，却有了岁月沉淀后的美感，不逊青枝绿叶时，香椿滋味在采摘九个月后不减，因稀罕更招人青睐。

香椿芽是从太行山中的谷家峪来的，带着大山醇厚的气息和赠予者的情意。

那次去谷家峪，纯属偶然。从石窑小镇往西，穿过百多米的隧道，竟然是一个香椿飘香的村落，大石上题字“谷家峪”。村中院落及道路旁遍植香椿树，逾腰粗的树干、碗口大小的枝，均在两人高的位置切断，断面旁新发的枝条曳着近半尺长的香椿叶，像一群随春风游弋的鱼。此时，已是二茬过后，飞长的香椿芽变成叶，正是炸香椿鱼的时候。老乡说：“这里的香椿早走上了城里的饭桌。明年三月三你来，那时候满村满山都是又嫩又香的头茬香椿芽。半夜里的山也是热闹的，家家户户都忙着采摘呢。”

错过了香椿的最佳采摘季，我带着遗憾，走在村中的石头小巷。

背阴处的小香椿还顶着两三寸的绛红色嫩芽，我想起母亲做的香椿鱼，不禁口齿生香，对香椿的喜爱更多了几分。但做人有原则，再喜欢也不能随意去摘。村子西南头路北，有个老母窑，石头窑基，券门，歇山顶，在红灯笼的映衬下，更显古朴。从老母窑下穿过，坡上的石头房子参差，有的院门挂着锁，有的半掩着，院子里有茂盛的香椿树，令人生出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觉。但沉寂并不落寞，有新起的二层楼主体已完工，也有鸡鸣于此，有电动车偶尔驶过。龙王庙、泰山石敢当、树龄五十年却生机勃勃的老香椿树、宽阔的水泥路、三层小洋楼、新翻修的平房，新与旧、老与小，就在这个香椿村彼此融合着，洋溢着新生的力量。

就这么走着看着，拐过街口的石碾子，过一片香椿林，有几个蜂箱列在土坎上，蜜蜂嘤嘤嗡嗡着，在蜂箱内外起落。一位穿着毛蓝大褂的老人，正在钩子够香椿树上的嫩芽。篮子里已有半篮。我蹲蹲一下，还是忍不住张口，求老人家卖一些给我，解馋。香椿是我和爱人食谱里共同的爱。

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老人慷慨地说，“买什么呀，走到家给你取个塑料袋，都给你。”

老人的院子很方正，四间北屋，屋里是平原罕见的券顶式，窑洞似的，家具简单，干净。老人说平时只有他一个，周末在市里工作的女儿会来看他。这香椿本来是给女儿准备的。女儿从小喜欢香椿鱼，也爱吃香椿馅饺子。老天，竟然和我的情况相似。我想起

香椿的滋味

□刘亚荣



家乡的父母亲和香椿鱼。母亲过世，父亲扮演了母亲的角色，缝制被褥，炸制香椿鱼……

二茬后，香椿得了阳光雨露，仿佛一夜间就窜出半尺来的绿叶。正适合做香椿鱼。彼时，母亲泻了白面浆，把四五寸长的香椿放于其中裹浆，沸腾的油锅里，霎时游动起一尾尾鱼鳞状的鱼，油与香椿的香味满屋蒸腾。我敢说香椿鱼是大自然和母爱衍生的艺术品——薄薄的面浆呈黄色，隐隐透出香椿的绿意，其形状像写意的金鱼。酥脆缠绕着香椿奇异的香味，令人大快朵颐。香椿的滋味啊，我看无物能敌。

清洗香椿、泻面浆、放盐，我复制着母亲的香椿鱼。一尾尾香椿鱼在油锅里游弋，游到记忆深处，游到谷家峪，游入大山和平原。古老又年轻的谷家峪，养蜂老人馈赠的香椿，让他多有了家乡的味道，游子的心也有所归依。

